

在苏州寻找苏东坡之定慧之缘(下)

□江苏苏州 蒋理

苏祠苏亭

又近四百年过去了，苏州定慧寺年久失修，香火零落，岭海传书之事更是许久未被寺僧们提起了。

但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，东坡从未被冷落，反而在这个时代，得到了空前的尊崇——士林领袖翁方纲发起了著名的“寿苏会”，每年在东坡生日这天，召集同道，祭拜诗人，赏析其墨宝，吟诵其诗文，并各自赋诗以纪。在他逝世之后，其得意门生李彦章接过“寿苏会”大旗。

道光十三年，走进定慧寺中寻找东坡的，正是时任江苏按察使的李彦章。那件堪称镇寺之宝的墨迹早不知所踪，那座曾寄托世人仰慕的啸轩也无处可寻，但李彦章找到了四百年前周忱所刻的那块《归去来辞》碑，它正寂寥地躺在定慧寺的厨房之中，上面堆满了柴火。我可以想见李彦章的惊喜和不悦，他对同行的人说，“盍护碑且以寺屋数椽奉香火乎？”

于是，不久之后，在定慧寺后的空地上，

苏祠和苏亭出现了。祠中供奉东坡，而亭中则立着《归去来辞》。更令人兴奋的是，啸轩也一并归来了，还有一块苏文忠公真像碑。江南士人们的创作激情彻底被点燃，不论是总督陶澍、巡抚林则徐，还是状元石韞玉、名士吴廷琛，或者题额撰联，或者追和东坡，或者赋诗抒怀。毕竟谁不愿意自己的人生投入到伟大的东坡传奇中去呢？

有心的李彦章整理了所有的诗文，又从史籍中挑拣所有与东坡定慧有关的史料，还请人画下了苏祠苏亭图，一并编成《苏亭小志》十卷，刻书流传。而正是这本书，让两百年之后的我，能够穿过历史的烟云，看见那座不朽的精神花园。

园中花木繁盛，湖石玲珑。长松掩映之下的应该就是苏祠，翠竹环抱之中的一定就是啸轩，而苏亭则伫立于假山之巅，仿佛正日夜眺望着岭南的方向，等待着东坡的归来。

寻找东坡

2015年，我离开北京，南下姑苏，开启了新的生活，也开启了在苏州寻找苏东坡的

旅程。

我无数次徘徊于定慧寺中，希望找到一丝一毫东坡的痕迹。但苏祠苏亭早湮没于钢筋水泥，《归去来辞》再次隐入历史尘埃，似乎只有院中遍植的海棠花，院旁那条名为“苏公弄”的小巷子，还延续着少许“岭海传书”的香火之情。

幸运的是，还有两块古碑留了下来。它们被镶嵌在定慧寺东罗汉院中的碑廊里。其中一块就是李彦章当年所立的“东坡真像碑”，画中的东坡形象清癯，风姿隽爽，萧疏轩举，湛然若神。而另一块碑上刻的则是，光绪年间元和县令李超琼在重修苏祠后留下的述怀长诗。在此之前，这个四川内江人主持修筑的金鸡湖“李公堤”刚刚建成。

我常独自来到碑前，仿佛与苏东坡、李超琼交谈。东坡的独处是“与谁同坐，明月清风我”。而我则是“与谁同坐，苏公李公我”。

在这里，我读懂了李公的诗。他追忆了自己是如何追随先贤的脚步，总结了坡仙与姑苏的各段因缘，诗句中满是一个在苏州的四川人对东坡的敬佩和崇拜。对此，我心有

戚戚。因为每一个四川人，每一个眉山人，都会因为这个同乡身份而骄傲，也会感觉自己比他人距离那个千古第一文人，更近了一些。

在这里，我看懂了东坡的像。石碑上的他长身玉立，双手轻拢，似乎正在行礼。我想这应该是坡仙从历史深处，向岭海传书的守钦卓契顺，向刻石以永的周忱，向修建苏祠的李彦章，向这座深爱着他的城市和所有深爱着他的平凡人，送来的轻轻一揖吧。

在这里，我也明白了从古至今，从学佛者到读书人，从封疆大吏到贩夫走卒，人们为什么总在寻找东坡——因为每个人都能从这个才华横溢乐观洒脱的命运多舛者身上，获得自我拯救的力量。

他是所有人的药！

（蒋理，眉山青神人，资深媒体人，作家，摄影师，文化空间创始人。曾就职于新京报、新浪网。2021年入选“敦煌文化守望者”。著有《敦煌守望四十天》等书。2022年获评“全国乡村阅读榜样”。）



2023年9月24日
星期日
新闻热线:38166899
眉山网: http://www.mshw.net



(第13期)

主编 向 哲 编辑 张媛媛
主编 杨千一 校对 肖 倩

追寻三苏

苏轼：宦海浮沉心自阔(四)

□四川成都 唐雪元

躲不过的，面对

公元1091年，苏轼再次成为杭州的最高长官，他尽力为杭州民众服务，以回报杭州对他的厚待。他的诸多才华得以充分展现，他修建官舍，兴办公共医疗机构，修筑苏堤，解决西湖淤泥问题，解决杭州居民吃水问题，种种伟业，功传千秋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元祐八年（公元1093年），太后去世，哲宗开始亲政。哲宗年纪轻轻，容易受人挑唆，早在太后摄政的时候就受了佞臣的蛊惑，憋了一肚子的豪情壮志，想继承父亲遗志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

哲宗一上台，立即重用变法派。此时的变法派中再也没有像王安石那样的实干型人物了，完全是一群投机倒把的好邪小人，他们的政见随着圣上的意旨而随意改变，为的只是在官场长立不倒。这些人自然不会为国为民做实事，他们只会做样子地提一些更加不切实际的祸国殃民的所谓新政，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剪除异己中，并乐此不疲。

苏轼危矣！哲宗亲政，改年号绍圣，任章惇为相。

章惇此人阴险卑鄙而手段残忍，他上台的主要作为就是对反对新法的朝臣进行大肆清剿。苏轼曾经和他交好，他却丝毫不念旧情。他甚至提出对王安石开棺戮尸。

此时，苏轼已经从杭州回到了朝廷，任端明殿学士、左朝奉郎、礼部尚书。他自知情况不妙，再次请求外调，去定州任职。政敌断不会放过他，接着朝廷连下四道诏命，对苏轼是一贬再贬，几乎剥夺了所有官衔，最终被贬谪往惠州，照旧是不得签署公事，再次被流放。



海南，东坡书院。

成都 石维明 摄

诏令没到之前的一天饭后，苏轼带着妾婢散步，摸着肚皮问她们：“你们猜，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”有人说是学识，有人说是才华。苏轼摇摇头。

惟有朝云的回答让他捧腹大笑。朝云说：“学士一肚子的不合时宜。”

苏轼被贬惠州时，曾经伴随着他的众姬妾，都如鸟兽般散去。只有朝云一人，还陪伴在他身边。

从十二岁初入苏门，到三十四岁病逝长眠于惠州六如亭，她跟了苏轼二十二年。

恐怕没有哪一个女人，能比她更深切感受东坡的人生之苦。

也没有哪一个女人，能比她更深得苏轼的倾心眷恋。

朝云死后，苏轼为她写了一副挽联：“不合时宜，惟有朝云能识我；独弹古调，每逢暮雨倍思卿。”

惠州地处岭南，烟瘴之地，环境极其恶劣。此时苏轼已经是风烛残年，但暴风骤雨击不垮他。

惠州人善酿酒，这让苏轼很是快活，不但自己酿酒品酒，有时也借酒行吟作赋，完全不像一个被贬谪的人。他一面像在杭州一样尽心为惠州人民服务，修水利、筑桥梁，一面又像在黄州一样建造自己的田园住所，想再次做一个农夫。本来在黄州他就是不想回去的，这下好了，又回来了，做回东坡居士了。只不过换了个

地方而已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苏轼每日里流连山水间，经营于桑麻小事，柴门老树、蚕妇村氓、小桥流水都成了他笔下描写的对象。他拄一根拐杖，独行天地间，闻着泥土的芬芳，享受着宁静。

在惠州，他发现了荔枝这种中原罕有、丰腴甜美的水果。

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

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

在书信里，他还跟儿子苏过开玩笑说：“千万别让那些陷害我的人知道岭南有荔枝，否则，他们会跑过来跟我抢荔枝吃。”

绍圣四年（公元1097年），当章惇看到苏轼在惠州写的诗词时，心中十分不快，他大笔一挥，号令一发，已是62岁的苏轼再贬儋州，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，真可谓天涯海角了。这在当时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了。

苏轼原以为可以在惠州安享晚年，哪知连最后的安宁都得不到，在他人生最后阶段再受颠沛之苦。

儋州小岛屿气候潮湿，夏天闷热，苏轼甚至在床柱间看到一大堆死白蚁。“此间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”，这是他的描述，可见生活条件恶劣得难以想象。

可是，苏轼很快又“随遇而安”了。他如数家珍地跟友人在信件中聊起自己的滴居生活条件，然后会心一笑。他与儿子苏过一起，父子二人潜心著书，打发无聊。这时的他，可以说是彻底地超脱了，历尽坎坷，可以宠辱不惊淡看门前花开花落了。他几乎成了庄子，几乎可以驾鹤西去，几乎可以羽化而登仙了。他的心境已经超脱了尘世的烦扰和争斗，他

所在意只是心灵上的满足和慰藉。

被贬海南岛后，苏轼更是将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。

有一次，他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，在田地里边走边唱。

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好奇地问：“你过去是朝廷的大官，现在想来，是不是像一场春梦？”

苏轼听了，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深以为是。

此后他便称这位老太婆为“春梦婆”。

他甚至自创出一套养生之术，自称为“滴居三适”：旦起理发，午窗坐睡，夜卧濯足。梳头，午睡，打坐，洗脚，这在现在看来哪里像一个大文豪该孜孜以求的啊，可是苏轼就这么做了，他总能找到自己喜欢做的，他总不会闲着。

苏东坡最大的才华，是他有足够的逆商，去抵挡命运无情的碾压。

他善于用诸多细微却真实的快乐，化解掉心中的每一道伤痕。

他告诉我们，人生的低谷并不可怕，在任何艰难曲折里，你都有可能过上更高质量的生活。

阳光与阴影相伴而生，格局稍逊的，只能看到阴影。

只有格局宏大的人，才能看到背后的阳光。

很多人去海南，都要准备棺木。苏轼在收到诏书的时候，也心如死灰。可他转念一想，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契机，一个传道的契机。

海南未曾开化，他可以把儒家的理念带去这片蛮荒之地。

贬谪之旅，就这样变成传道之路。苏轼和儿子在海南的草屋中抄书、教书，很多人慕名前往。海南文化渐兴，他凭一己之力，开一方文脉。

苏轼去世之后，海南出了第一位进士。

这片与世隔绝的大陆，终于不再荒芜。

万事万物，都难逃。

水到绝境是飞瀑，人到绝境是转机。

大雨过后，不要低头看地，请抬头看天，你一定可以发现一个全新的天空。

【唐雪元，湖南株洲籍。十大新锐（新派、先锋）作家诗人之一。现为《国防时报》总编助理兼记者部主任、《军休生活》主编；系中国散文学会、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先后在《中国青年报》《华西都市报》《中华文学》等报刊发文。出版小说集《城市的天空》《兵心如虹》，历史散文集《诗映大唐——横笛韵飞扬》，长篇小说《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》等。】

苏学苏韵

蟒蛇的智慧与鸽子的温柔(上)

——苏轼诗词赏析

□四川眉山 王曾玉

苏轼一生仕途坎坷，命运多舛，却才华卓著，诗、词、文，皆如苍穹之星辰，熠熠闪烁，千年过去，历久弥新。

有人说，苏轼诗词的基调是旷达，是清雄，有人认为苏轼婉约作品数量多，意境新。其实苏轼诗词气象万千，风格多变。因才之所达，各种体裁，信手拈来，皆能“新天下耳目”。

一、怀古感时，豪迈旷达

李白有诗云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”（《将进酒》），苏轼有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（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），气势丝毫不输谪仙人。辛弃疾曰“鲸饮未吞海，剑气已横秋”（《水调歌头·和马叔度游月波楼》），苏轼写到“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”（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），同样的英武豪迈，气概非凡。浪漫主义的老祖先屈原说他要上天入地“前望舒使先驱兮，后飞廉使奔属”（《离骚》），苏轼向往司马微子“有云驾、骖风驭。行尽九州四海”（《水龙吟·古来云海茫茫》）。

年轻的苏轼赴考京都，蟾宫折桂，春风得意马蹄疾，“似二陆初来俱少年，有笔头千字，胸中万卷，致君尧舜，此事何难”（《沁园春·孤馆灯青》）。他以西晋陆云陆机两位兄弟奇才自比，躊躇满志，怀揣着在政治上大显身手、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。直至中年贬谪黄州，他还写下豪放词《快哉亭作》，留下

二、寄妻赠姬，柔情婉转

提到苏轼的深情，我们马上会想到那篇千古第一悼亡词《江城子·十年生死两茫茫》。这首怀念亡妻王弗的词，开篇便是千古名句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”。超越从《诗经·绿衣》到元稹的《遣悲怀》《离思》、陆游的《沈园》、贺铸的《鹧鸪天·重过阆门万事非》等所有悼亡诗词。词以入梦和梦醒对比书写，表达对亡妻蚀骨的怀念和悲痛之情，读之无不潸然泪下。王国维曾赞李后主之词“真所谓以血书者也”，而苏轼此词，则是以泪书者。

苏轼一生有妻妾三人，有人评价王弗、王润之、王朝云在苏轼生命中的角色分别是：你是爱，你是暖，你是人间四月天。王弗聪明伶俐，满腹才情，是苏轼毕生的真爱。而王朝云是苏轼的灵魂知己，了解他满肚子的“不合时宜”。苏轼曾有《殢人娇·或云赠

朝云》曰“白发苍颜，正是维摩境界……这些个，千生万生只在”。说他们的情爱千辈子万辈子仍在。无疑，苏轼也是爱朝云的。

而我们很多人心里理解到的王润之，只是苏轼人生的“暖”，是堂姐王弗去世后的填房，是陪伴苏轼度过颠沛流离岁月的一个家庭妇女。仿佛她与苏轼才华不搭，灵魂不契合，苏轼并不爱她。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，读完苏轼诗词会发现，他写给王润之的情书是最多的。有《南乡子·有感》云：“冰雪透香肌，姑射仙人不似伊”。苏轼眼中的王润之，肌肤冰雪般洁白细腻并散发着微微香气，即使姑射山中的神女，也赶不上她的美貌。苏轼妻妾三人中，到底谁的颜值最高，无人求证过，但在诗词中被苏轼如此赞扬体态外貌的，仅王润之一人。

真实的王润之不仅美貌，而且颇有才华。苏轼曾因奉命赈济灾民，八个月没有回家，收到王润之寄来的家书后，喜极而狂，当即写下一首《减字木兰花·得书》曰：“晓来风细。不会鹊声来报喜……香笺一纸，写尽回文机上意。欲卷重开。读遍千回与万回。”苏轼夸妻子言辞清雅，文词俱佳，才华过人，堪比窦滔之妻苏氏，他把书信读了千遍万遍也舍不得卷起来。

（王曾玉，笔名曾玉，眉山洪雅人。在《中华诗词》《星星》《扬子江诗刊》《草堂》《四川作家》《四川诗人》等报刊发表作品。出版诗集《我喜欢的寂静》）



中岩，苏轼唤鱼处。

陕西 谢炎午 摄